

我在臺南的日子

文 | 蔣永學 臺灣文學研究者、德國籍漢學家Dr. Thilo Diefenbach

圖 | 國立臺灣文學館

蔣永學教授在臺南的日子，最高興的事是手裡拿著外譯中心的鑰匙，彷彿是館員一般，為他的朋友進行專業導覽；他說，對現在的臺灣比對近代柏林更熟悉，正如他離境時口占筆錄的詩句婉轉說的：「護照裡的戳記單數時，生活最美好」，臺灣已經成了蔣永學的第二個故鄉，無需歸途。

回想今年二、三月份在臺南的日子，讓我最高興的記憶就是手裡拿著那把鑰匙。

我跟下村教授一起住在〈南寧文學·家〉，基本上每天都去國立臺灣文學館，他們提供我與下村教授在臺灣文學外譯中心一人一個位子。只要外譯中心工作人員王雅珊女士與許珮旻女士上班的話，我們就可以去那裡做研究、看資料、與兩位女士討論臺灣文學各個方面，這真是完美的工作條件。

二二八紀念日前後，全臺灣放了幾天的假，國立臺灣文學館好多工作人員都不上班，包括王女士與許女士，所以王女士放假前把外譯中心的鑰匙留在臺文館服務臺，這樣我就可以每天自己

去開外譯中心的門。那幾天，我感覺自己好像變成了臺文館的正式館員，真是很榮幸。

正好那時候有一位臺灣朋友到臺南來，所以我帶她去參觀「我的」臺文館，假裝自己是專業導遊，我還跟她介紹了「臺灣文學裡的妖怪」展覽，發現臺灣人雖然一般來說很溫和、很友善，可是在創造妖怪與惡鬼方面，他們的想像力有點可怕……

有一天，在「金卍字書店」逛的時候，我找到了幾期《臺灣文學觀察雜誌》，突然發現該雜誌 1992 年第六期裡面原來有下村教授的文章……真巧。了解到下村教授在臺灣文學研究有多麼資深，真是很佩服他對臺灣文學研究的貢獻。多虧譯者駐村計畫，讓我有機會多多認識他、跟他密集交流，真是非常高興。

每次到臺灣，我習慣帶一兩本德國長篇小說來，今年帶的是 Theodor Fontane (1819-1898) 的《艾菲·布里斯特》(Effi Briest, 1895) 與《糾纏，迷亂》(Irrungen, Wirrungen, 1888)。Fontane 是當時德語文學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，這兩本書仔細描寫了普魯士上層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，尤其是愛情與婚姻生活的正面與負面。從臺南坐火車去臺東時，我看了《糾纏，迷亂》這一本，書中的愛情故事的背景是當時柏林與柏林附近一些鄉下，描寫的就是我現在所居住的地方，可是我發現，當時柏林人的思想、理想、道德觀



在臺南的日子，最高興的是手裡拿著外譯中心的鑰匙，到「我的」辦公室。



蔣永學在臺灣穿梭尋覓的，不僅是學術研究，更是文學創作的心靈，參觀文學金典獎特展，偶遇小說得獎者之一巴代。

念離我那麼遠，都已經完全消失了……反過來，看看窗外飛過去的風景，看臺灣的海、臺灣的山，想著最近跟好多臺灣人順利而友好地交流，就覺得其實我對現在的臺灣比對當時的柏林更熟悉，覺得自己跟現在的臺灣有了更密切的關係，而當時的柏林對我已經很陌生……臺灣已經成了我的第二個故鄉，而今年臺文館邀請我參加譯者駐村，使我對臺灣的感情更深，他們還鼓勵我繼續堅持對臺灣文學的翻譯與研究工作。

因此，今年要離開臺灣的時候我特別難受，依依不捨，到了機場以後首先坐下寫了一首俳句表示我的內心感情，借此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很期待下次再去小寶島！

在桃園機場準備出境時有感

每年 護照裡

戳記數量 單數時

生活 最美好

